

少年百行全書

第七類

地球

上册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少年百科全書
第七類 地球上冊

我們住的地球

海底下的生物，完全住在黑暗當中，不懂什麼叫做光，他們又沒有眼睛，又沒耳朵，不過有點感覺罷了。他們所知道的地球，只有兩個部分：一個是他們能吃的，一個是他們不能吃的。那裏又無日，又無夜，又無日，月，星，辰，又無四時，聲音，顏色，就是除了自己以外，有沒有他們同類的生物，也不大明白咧。

這個好像一個小孩睡在黑暗的牀上過的生活一樣，在全生活中只有一種改變罷了，這改變就是口裏有東西和沒有東西的分別。世界上雖然有些人類像如此的生活，但我們總不情願如此的。

我們的生活就大不同了。我們具有許多感覺的器官，這類的器官，如味覺，嗅覺，這還不大重要，觸覺雖能知寒暖，也不大希奇。講到聽覺就覺得希奇了，靠着牠能得到許多知識，和許多美麗的東西，好鳥的歌聲，海洋的浪聲，朋友的談笑聲，與音樂聲等，但是在這些感覺器官之中，無論如何總要算視覺為最奇。有了視覺，我們便可找出無量數的奇怪景象來。視覺能顯示我們地在腳下，天在頭上；日，月，星，流星，電閃，日落等，一一都能看見。又會顯示我們自己的身體，和朋友的身體，以及世界上千百萬的生物。又能告訴我們一天分成白晝與黑夜。

白晝與黑夜本是極平常的，若經我們細心一想，就會變做希奇的事情。原來宇宙間越普通的事，要是不但

用眼去看，更用心去想，越會變做極奇異的事。這奇妙的視覺，又能告訴我們一種變遷，這變遷雖不及一天一夜那樣快，但牠的次序決不會弄錯，一來一往也是很正確的。

四季的變遷

冰天雪地的月份過，以後，詩人所謂『歲月復生』便接着來了。白天便漸漸長了起來；樹木

也發出嫩芽；好鳥的歌聲也格外好聽，大地便穿了一套綠油油的衣服；空氣也漸暖了，太陽也漸熱了，漸由春而至於夏。但人人都知道不會老是夏天的，就是將最聰明人的本事一齊拿出來，也不能拖住牠。五穀漸熟，又到了秋天了。葉子便變成棕色，花也逐漸謝落，樹葉也從枝上落下，所有綠而美的植物，都像死的一樣了。

秋天以後，又是冰雪的冬天，但到了春天，那死去的樹木又重新綠了。其實他們並沒有真死，冬天和夏天何嘗不是一樣的活着；不過他們必須順從四季的變換罷了。這種變換是要重複而來的，來而復去，去而復來，如同夜變做日一樣的情形。他們這樣進行已經過了好幾萬年，將來也仍舊這樣進行着。那些海底的生物自然不知道這類事情，但我們是知道的，所以也要用生活的方法去適應變遷，和樹木一樣。到了白天我們就起來，夜裏就去睡覺。



這是地球的雛型。這一面稱為「舊世界」就是在哥倫布尋得美洲以前大家所知道的。世界高低的部份是陸地，平滑的部份是水。地球上陸地比水少。

在夏天所做的事情，冬天就不能照樣做，如換衣服等。可是這恰同樹木相反，我們減去衣服時，正是他們要穿上，我們添加衣服時，他們又脫去了。這樣看來，要曉得萬物的奇妙是我們分內的事了。

視覺在感官裏，能佔優勝地位，不但因牠能告訴我們關於地球的事，比別的感官格外多，而且牠能把遠隔地球所有別的異奇美麗的世界也會一一顯示我們。

奇異的太陽 關於這類事情，就是把我們所有的感官合了起來，也不能覺着這類景象。地球對於我們最有興味，因為地球是我們的，一日不能離了牠的，對於我們的生活是非常密切的。但是地球以外，那些很遠的，祇能看決不能觸到的東西，對於我們也是很重要的呢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太陽，光和熱都是牠給我們的。沒有太陽，便沒有什麼可以生在地球上。那末，下不見太陽而不知太陽的海底生物，上至每日常見太陽的人類，都不能生活了。此外有月亮，晚上發光照我們。又有上千上萬不知名的星。有句詠星的詩道：『我真覺奇怪，你到底是誰啊？』想要回答這個問題，一定是很奇妙的。

但是我們即不擡頭向上去看，或者比山頂高些的地方，就是這樣平平看去，奇奇怪怪的事，已經一生不能研究完了；自古以來，將人們所研究明白的都一齊集着，也不過懂得百萬分之一咧。我們永遠不能把所有的問題一概答出，但那能回答的，與正當發出的問題，都是對於人生極有價值的。人們曾找出那些問題，都是使我們生活快樂，與那野蠻人的生活劃出極不同的界限來。雖然我們所知的微乎其微，比那未知的相差極遠，但能多知道一些，總是要好一些。

想到牠的原始，着實是一件值得思想的事情。這些問題，問答，不是非經過一番研究，而能說出的。各人都應該用一部分時候去研究牠；有許多男男女女，把他們一生的工夫都下在這個上頭。有些少年或者要問，爲什麼要這樣尋煩惱呢？爲什麼不這樣吃吃，頑頑，睡覺呢？爲什麼我們不和海底的生物一樣說，『我不知道，我也不願意知道；這東西對於我毫不相干，我何必自尋煩惱』呢？

不錯，正有如同那樣生活的男人、女人和小孩；但是那不是真正的生活了。你如果願意像海底生物那樣一點都不想，連牠旁邊的魚類或牠自己都不去想，那麼你的價值也不比牠高些了。要叫生活有價值，唯一的方法，就是向更高的地步走。倘若我們自己過那種生活，那末歷古以來的競爭與工作，一直傳把我們的，一概拋棄了。頃刻之間，都被我們搗碎。好像積木的房子，一旦倒塌下來，我們也就跟着塌下去了。我們的生活是最高的，可是還有更高的在前呢。生活越高，所需要的知識越多。如果我們的知識門忽都關閉起來，所有的記憶全數忘卻，同海底生物一樣的住到黑暗裏去，那時候或者需要那種生活了。

地球故事的原始 我們已經看過過四面的情形，上至天庭，下達海底，現在再從牠開頭講起，先講牠從來的經過。大凡講故事，講那身歷其境的故事，自然更能動聽，不過這故事卻不同，有誰經歷過，祇能就四週所見，找出一點情形罷了。但也許從觀察中而尋出真實的情狀，譬如做偵探的，他走進竊賊掘過洞的屋子裏，把所有情節都找得出來。他無非考究所見的東西，驗驗竊賊掉下來的傢伙，看看留在地板上的手印，何嘗看見兇兒正在那裏行竊的情形。

講地球的故事，正和偵探的情形一樣。若是我們要把這故事講得很好，一定要照做偵探小說作家那樣佈置。他開頭所說的總是偵探走進屋裏，先怎樣的想像，等到一件一件證據找出以後，然後把他們都湊合起來，所得的結果，竟有賊正在偷時，他躲在窗後看見一樣的明白。

古時對於地球故事的揣測 地球的故事，無論比甚麼偵探故事都更眩迷，但也格外有趣，格外奇怪，格外有精彩。古時的人想着這問題，最容易弄錯。他們所得到的情形，實在比真的情形相差太遠，要是不把這誤謬破除，他們決不會有進步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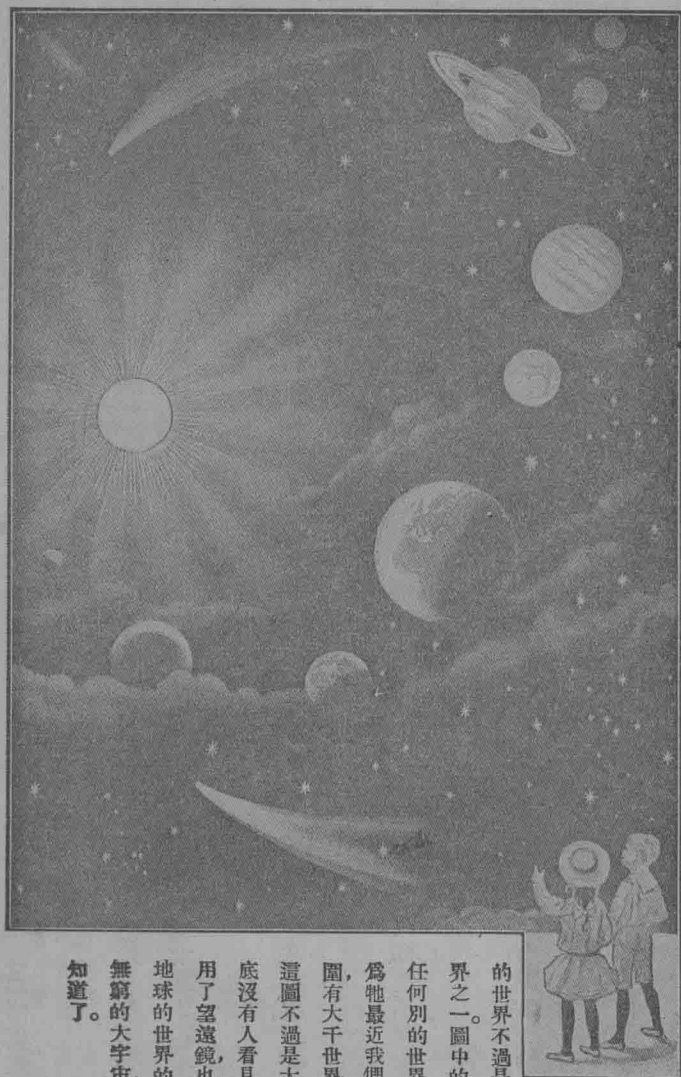
譬如你要上樓去睡覺，卻一步踏下樓梯，一逕往廚房走去了。雖然你下樓下得非常勇敢，非常快當，但決不會走進你的臥室的。緊要之點就是你動腳時路就走錯，所以決不能成功了。前人發見地球的故事，即因此而誤。這卻不是他們的錯處，原來正路和歧路，很不容易辨別的。他們都是極聰明的人，都是不會落人後的。可是他們工夫用得愈深，愈入窘境了。

想到地是平的人 從前要懂得地球的人，當然只會根據着幾樁大事實去想。最簡單的，他們以為地上儘管有些高高下下的山谷，大體上看起來，總是平的。地上的高下，也不過像壞路的崎嶇，或球場的不平罷了。不問走得多遠，頭總是朝上，腳總是向下。也不會有個人走到邊上掉了下去。在地上走，或坐在火車上走，總不會像在球上走的。

後來他們以為又有些明白了。第一是面前有個空濶無邊的大地，這大地是一個平面，向各方向伸展出去

的。他們再想這世界上的各樣東西，不是正貼住這個平面之內，便是像天一般懸在這平面之上，或者再有些藏

各個世界的運行



地球是浮於空間的大球。牠不是惟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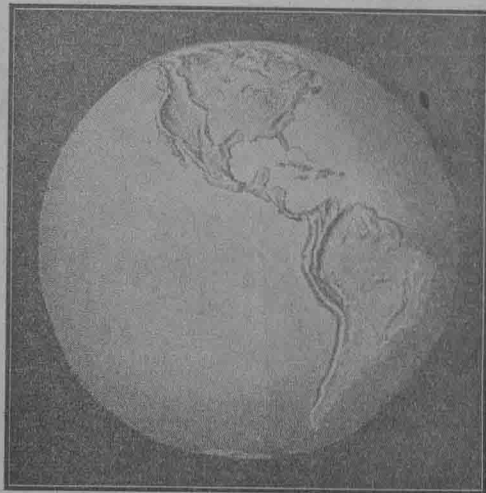
的世界不過是宇宙中諸世界之一。圖中的地球，似乎比了任何別的世界來得大，這是因為牠最近我們之故。太陽的週圍，有大千世界，和億萬的星辰。這圖不過是宇宙的說明，到底沒有人看見過這個樣子的。用了望遠鏡，也不過看見最近地球的世界的一小部份。此外無窮的大宇宙，就沒有人能夠知道了。

在這平面之下。掘地固然是困難的，所以人不能深入地底，可是現在既明明有個上頭，自然也就有個底下了。

地底下的大奧妙 他們根據地下的若干部分，想到地下去，就說地底下是滾熱燒着火的。他們有什麼憑證呢？原來有些山頭上有些大洞，這些山的特別名稱，就叫做『火山』，洞就叫做『噴火口』。有時火山發動起來，地底下各種的東西，都從山頂上的洞口直噴出來。那些東西熱得可怕，還帶出許多黑煙。因此他們說地底下是極熱的，大概總是燒着火的。

現在地平的說頭，地上、地下的光景，我們像煞都有一個明白的觀念了。但是這種觀念大部分是無意識的。人們越信這種話，就要越變越無意識，弄得一場糊塗。地平這話好像不錯，那地是靜止不動的，這話也就不錯了。我們不覺得地在腳底下動，也不能想像牠動。若是我們每天每夜向上看星，我們總覺星是從東邊地角上升起來，然後在天上穿過，又從西邊地角上落下去的。

前人所想的太陽 我們明明白白看見太陽，是每天這樣走的，早晨時候我們見牠在東邊，穿天而行，到了西邊，就不見牠了。前人常常想道，這個大火球每夜總浸到西邊的水裏去，然後再用不可思議的方法經過地底，第二天早上重新燃起來，新新鮮鮮的走牠的路。不問太陽在晚上到底怎樣，我們心裏所想，眼裏所見，那朝出於東



這是地球那一面的「新世界」，叫作南北美洲，本來沒有人知道的，直到四百年前哥倫布去發現了。才爲人所知。這片大陸很是廣大，差不多要乘一星期的火車，才能橫貫過去。

晚落於西的這件東西，總不會有疑問的。地自己會動這句話，真是使個個人發笑的默話。

但是後來反對我們所想的主張來了，那就是說地不是平的。有些勇敢的人很確實的宣布說，地不是別的，

不過是個大球，我們就住在球的外部。有許多人恥笑這個意見。他們說：『如果牠是個大球，我們必定可以一直向前環行一週，又回到出發的所在了。』那時候，他們所知道的地面，不過只有一小塊，此外更不知道，所以一直走出去，一點彎不轉，可以回到原處的觀念，像是絕無理由的。

有人會跌出地球以外嗎 他們又辯說，大球那一邊總

不能住人的。如果有人，一定要跌出去了。而且如果地是個球，那從球頂上出發的人，任向那一方走得太遠些，立刻就

要滑將起來，像木人兒從橘子上滑下一樣，最後便一交跌出去，一命嗚呼了。這真是個大疑團，或者竟不是疑團，簡直是那主張地是球的人，說了些無意的話罷了。

但是說地圓的先生們，總不肯放棄他們的主張，只一重一重堅決的辯駁着，直到後來人家都相信他們的話。是的是的確不錯的。最好的辯難當中有一則說，假如你看着一隻船出海，絕不會看出那船是在平海上走的光景。



然後我們看見桅頂，船好像在山坡上爬起來的一樣。



地不像平的桌子，却像圓的橘子。我們要證明這事，只要到海邊去看來船。我們先看見的，不過是一些烟。

譬如那海是同耕過的平田一樣，那麼你就可以看見那船越走越遠，越遠越小，最後小成一點，一會兒就不見了。但是船出海的時候，完全不是這樣的。如果我們用心用意的看，就可以看出那船纔要消滅的光景，是有個特別的樣子的。先是船底不見，然後像越沉越下似的，只看得見槳桅，過一會只看得見一些槳桅的尖兒，到末了纔一點也沒有。那船完全不見的時候，其實牠還離我們不遠，照理我們可以清清楚楚看見牠的，可是有件東西將牠藏起來了。這件東西先藏牠最低的部分，然後將牠完全藏了。

海上的船怎樣走進視線來 假如那隻船回來了，我們

要看見些什麼呢？是不是先看見一隻不清楚的船，後來越近越清楚，好像霧裏看來人一樣嗎？那是完全不同的；那隻船卻好像從什麼地方升上來的，越升越近，先使我們看見牠的槳桅頂，後看見牠的底，正同在山上看人一樣。例如我們立在小圓山的半腰，有些朋友爬過山去，我們先看着他們漸漸下去，後來只看得見他們的頭，一會兒便完全不見了。到他們回來的時候呢，卻先看見他們的頭，最後看見他們的腳。在海邊看船就是這樣的道理。船是緊繞着地面走的。我們所以不見船，就因為我們與船的中間被



偶然地是平的那末我們就應該一時看見船的全部，不會這樣逐漸逐漸的看見了。



此刻船身才出現，看着牠愈升愈高。

地身隔住了。

奮力週航地球的古人 有些勇敢的船家說：『好呀，好呀，如果地真是圓的，如果有這們許多水，我們就好環行一週了。』我們將從我們的海邊上，帶着大船，和充足的糧食出發，雖不看見什麼，只有水在我們面前，我們還是一直向前走。如果這句話不錯，如果我們能這樣長久的走，糧食又不缺乏，我們就可以繞地球一週，從那一邊回到我們出發的地點來了。』

這些船家於是就照樣做去。他們駕起了那最好最大的船，對着那些以爲永不能會面的送行朋友，歡歡喜喜的告別，轉過船頭，一直的去了。西班牙國，那時是世界最有名的，就做了他們的出發處。我們可以想像，那些不相信地圓的水手們，怎樣的盼望轉舵回家。他們每天總覺得越走越遠，那條路是那裏可以回家的呢？

但是到底沒有轉舵回去。他們的首領天天向前望，想找塊陸地，想找塊那向來未曾見過，他們希望就是他們出發地對方的陸地。有一次他們幾乎找到他們所期望的地方。他們看見的，不是一片大陸，是幾個小島。



末了，船已過了我們那邊的圓弧，清清楚楚的在球頂上行着了。



但我們看見的並不如，我們所看見的恰如從球那邊走了過來。

不過想已够了；他們說，既然有小島，那末相近處一定有大陸了。

人怎樣發現地是個大球 那時候住在西班牙的人，和相近西班牙各國的人，都稱極東的地方爲印度。所以那些船家經過這些羣島的時候，便以爲他們又經到了一部分的印度了，因此就稱這次初到的羣島爲西印度，稱他們從前去過的爲東印度。其實他們纔走了全程的四分之一，這是他們猜想不到。但是他們到底已經成功一件大事了。他們已經橫渡大西洋，發現了陸地。

這是偉大的開始。不久就有同樣勇敢的船家繼起而行，最後便達到了環行地球一週的目的。地是平的這句話，便告終了。這些航行替我們發現了，我們到現在還稱爲新世界的大陸。這個大陸對於全世界的人，都有非常重要的關係。而最重要的關係，就是證明這怪異的地，不是別的，確是一個大球。

地球是常動的

常聽人說地球是動的，我們總不覺得動。但是答這句話是很容易的。

當你坐在停在站裏的火車上時，你常常不能說出你所坐的火車是動着，還是不動着，除非你看看停在別的月台裏的火車，然後你纔能知道。有時你想現在火車是開了，看看月台卻是一點不動。這是別的火車動了，使你這樣想的。這樣就證明了我們不覺得地球動的原故了。你乘火車，或坐船，或駕氣球，或住在這地球上，當你走的時候，你要判斷你到底動不動，只有兩種辦法：一種是覺得底下行動着，那一種是看看外面的東西，如果那些

東西向後面過去，就是你動了。地球走動我們卻不覺得，爲什麼呢？就是因爲牠行動得非常平穩。當我們坐在極大的船上時，若是風靜浪寂的，我們就不能說出船是不是在走動。如果天容沈靜，沒有微風的日子，你閉眼坐在氣球上，你也不能說氣球是不是在飛動；有時就是睜着眼，也說不出呢。我們坐在車上，覺得車行動的，就是因爲車是顛頓着。有時車子忽然走得慢些，我們的身體還仍舊向前，就不得不倚正了。有時車子忽然走快些，我們的身體，還是丟到後面，就不得不矯正了。爲了這樣，我們就知道車子是在載着我們行走。

車子走得越平穩，我們就越不知道牠在走着。幫着我們旅行的諸般器具中，以氣球爲最平穩。因爲空氣的行動，我們是一點不覺得的。所以乘氣球旅行，比什麼最好的汽船，最新的電車，最精的汽車都好。但是走得實在最平穩的，卻無過於我們行動所在的地球，不問我們還是涸水，還是走路，還是坐氣球飛行着。地球動得最平穩的證明，就是我們不覺得牠的動。有時地球外部一小塊地方自己動起來了，我們便覺得動，這名叫『地震』，完全是另外一件事，從來沒有那個人覺得地球全部都動的。

如果地球忽然不動了，要有什麼事情發生呢？車子忽然停了，乘客一齊都向前一傾。你拿個球很命的一摔，那球便拋得老遠。地球向前走得這樣快，如果忽然這麼一停，那些活動的東西與固定的東西，也要一齊掉到太空裏去了。他們向空中飛去，或者不會過遠，就要被空氣壓下來，正像空氣壓下那拋出去的球一樣。但是若是地球忽然停止，那些男女老少，與一切獸類，卻一齊要沒有命了。海水都要激出海來，魚都要跌死，所有的城池建築都要倒毀。不過這是萬萬不會發生的。

如果你坐着什麼去旅行，不知道牠到底動不動，最好你看看外面的東西。外面的東西動，便是你坐着的東西動；不動，便是你坐的東西不動。從前的聰明人，老早這樣做過。他們所看見的也同我們一樣，例如我們仰首便看見太陽，好像每天繞地一週似的。但是這正如小孩坐在火車上錯誤，實在是牠自己走，卻說是別的車子走。所以他們見太陽橫過天空是錯的。動的不是太陽，卻是地球。我們現在還說日出日落，乃是順着習慣，其實太陽永是不出不落，不過是地球像陀螺繞着牠旋轉罷了。假如你沒有地球儀，你可以請你父母買一個。能買到那個大得像個大雪球似的，固然最好，否則那像橘子大的，卻很便宜，也容易買到。你得了地球儀以後，便立刻可以將地球第一種的動法知道了。

地球至少有三種動法，我們應該完全研究的。第一我們先解釋太陽，像早從東出，晚落於西的道理。拿出你的地球儀來——如果沒有，就是一個皮球，一個橘子也好——在暗室裏向着一枝燃着的蠟燭執着。球靠近火光的一面，當然照得很亮，背着火光的，當然黑暗了。在球上作一黑點，就算是你的家，使這一黑點對着蠟燭。然後你將球慢慢的轉起來，這一黑點便慢慢的行動，最後便背着燭光。這時你仍舊向前轉動，一會兒這黑點又對着燭光了。

現在就拿蠟燭當做太陽，這黑點正對蠟燭時，便是正午。此後這球——或說地球——向前轉動，那黑點——或說你家房子——便失掉燭光，這就所謂太陽下山，便是夜裏。此後那一黑點又轉過來，照着光了，如果那時，你正在那裏，你就要說太陽出起來了。

現在想想看，如果總是夜裏，或者總是日裏，地球便應該是怎樣呢？如果地球不永遠像陀螺那樣轉，如果是靜止的，那麼地球的這一半總在日裏，那一半便總在夜裏了。就像執着這球，不去轉動牠，必定一半對着蠟燭，一半就背着牠了。如果地球停止轉動，如果牠慢慢的停下來，像陀螺停下一樣，你想發生什麼呢？假如停下時，剛

日與夜的意義



倘若我們能向下去看地球，像看一個旋轉的陀螺，的人在地球上，就要像圖中所顯示的樣子了。假定那人站在英國，正當我們所說的日出時，我們便見他漸漸向右，轉入光明的日光中。此後地球還是轉着，使他漸與太陽相近，到了正午，太陽就在他的頭上了。到了晚上，我們見他走出了日光，那時就是我們所說的日落，他就要經過黑暗的長夜，直到次晨才重見光明。這就是日與夜的意思。

下去都是白天裏了。你們想想看，那邊常住在黑夜裏的人，要不要跳上船去，開到這邊來重見太陽呢？我相信他們一齊要來的。但是我也極相信我們也總不久要到那邊黑暗世界裏去過一回的。如其不然，我想我們必定都要發瘋了。可是地球總是這樣的旋轉不歇，有白天讓人醒着，有夜裏讓人睡覺，這正是最好的事情。

剛是我們對着太陽，我們一定要說：『太陽老停在天上。』到了晚上，人又要說：『晚上是多亮啊。』然後又要說：『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』於是晚上完全沒有了。這樣一直

我方纔讀過一個蜜蜂的故事。他們白天裏工作得很苦，晚上便去休息了。有人用極亮的電燈照上去，好像天已大亮似的，他們便又起來做工。直到電燈息了以後，他們纔停工。可是不久太陽上來了，他們又重新起來活動。這天傍晚的時候，他們都弄得筋疲力盡，勞傷而死。蜜蜂既如此，人也是如此的。他們住在這滴溜溜轉的大球上，對着太陽呢，是他們起來的時候；背着太陽呢，是他們睡覺的時候。

但是地球轉動而成日夜，卻並不是地球唯一的轉動。抽陀螺的時候，陀螺有時站在一塊地方轉，但是有時還要在地下慢慢的從這邊移到那邊。因此牠常有兩種的轉動。自轉的時候，同時又各處轉動，這樁事你一定看見過的。地球也是如此，牠自轉時，還要全體移動，正如陀螺在地下轉一樣。這種轉法我們也是不覺得的。但是牠雖沒有分日夜的結果，卻是個最重要的轉動。

成功一年是自然界中的大事情。究竟什麼東西支持着地球這個問題，現在無庸討論了。我們曉得沒有什麼支持着牠，牠不過在空中飛動，一年一年的週而復始的不休罷了。

我現在就將所謂一年一年「週而復始」的這句話，來說明地球一年的行動。你要曉得一年是件真事，實在不像一星期。你或者要想每七天就有個星期，別的日子也是七天逢一次，一星期大概是件真事。但是我們可以將星期一，星期四，星期五，星期六這四天除去，以三天為一星期。七天為一星期是從古時沿用下來的，所以我們仍舊用。一星期是人為的，只有一天與一年纔是天然的。我們稱一星期是人為的，因為自然界並沒有教牠如此。只有一天纔是自然的，因為自然界確實教牠如此，那就是地球自己旋轉的事實。一年也是自然的，因

爲地球的第二種轉法——像陀螺在地下移動——教牠如此的。

現在丟開陀螺，想想滾球看。你總很知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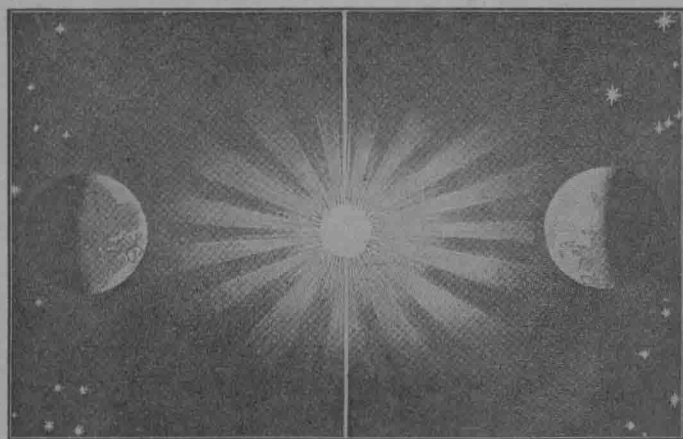
一個球向前滾時，還能够自己旋轉，因爲你將牠在桌上旋轉時，牠也能向各方滾去。那末地球到底向那一方移動的呢？我們已經知道，所以能分日夜的，是因爲牠自己旋轉，現在我們將每天每夜的光景通通一想，便能想出來了。

地球總是繞着太陽飛行 地球離開太陽

既不會近，也不會遠，牠總保持着那一定的距離，永久繞着太陽轉去，沒有停止的時候。如果你用根繩子，將球扣在燭臺上，你可以教球繞着燭臺飛舞。不過要教牠飛的時候又自己轉着，是不很容易的。——如果你能教牠自轉，又能教牠繞燭一週時，自轉三百六十五次，那就很像地球的樣子了。地球是常繞太陽飛行的，如果你能在那軌道上做個記號，等牠繞太陽一週重到這裏，牠所費的時候就

英國冬夜所見的地球

英國夏夜所見的地球



這個使我們能明白日間光明，夜間黑暗的道理；也使我們知道地球是怎樣繞着太陽的。右圖的地球這一面有太陽對着，那時正是英國的正午，充滿着日光。圖上一圈，便是英國的記號。地球的那一面，則正在黑暗中，就是夜間。地球既然常轉不息的，那些英國人，不久便走出了日光，他們那一邊的地球便在黑暗中了，也就到了夜間。所以地球旋轉不息，常出入於日光。牠的旋轉是繞着太陽的，牠繞太陽一週，要旋轉三百六十五次，所以做成了三百六十五個日，三百六十五個夜，我們稱之爲一年。